

理准则的培训学习,以及与其他博物馆从业人员及利益相关人员对博物馆职业伦理准则的讨论来了解,并在博物馆专业环境中,通过博物馆工作实践,深化对职业伦理准则的认同,提高博物馆工作专业能力。

博物馆职业伦理是养成的,博物馆从业者对博物馆道德和博物馆职业伦理的认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从知晓到认同,从职业规则到成为职业习惯。当博物馆职业伦理内化为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职业价值判断标准和职业行为习惯,博物馆从业人员可以快速判断职业工作条件,采用适度有效的工作方法,达成满意的工作结果。职业行为习惯使博物馆从业人员自觉地在符合专业规则的氛围中工作,工作结果符合专业工作目的,从而感受到职业的愉悦感。但是,也应注意习惯性的职业伦理对博物馆业务行为的负面影响。当博物馆业务处于存在新变量的工作环境时,习惯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可能会引发对博物馆职业伦理的质疑,例如博物馆展览如果只是用科学的语言述说内容,就有可能引发与内容相关的文化权益或生态保护的争议。

### 三、应用博物馆伦理

应用博物馆伦理聚焦于新的博物馆行为环境因素对博物馆职业伦理准则适用性的挑战。应用博物馆伦理要处理相对稳定的博物馆职业行为与变动不居的行为环境间的不适应甚或冲突事件,通过调整博物馆职业伦理的相关规则以指引博物馆从业者选择适度的行为方式。应用博物馆伦理研究是对博物馆职业行为环境的关注,通过对专业工作与行为环境之间冲突的定性,在冲突各方之间构建对话交流的渠道,在对各方诉求理解的基础上寻求适合的解决方案,应用博物馆伦理是博物馆专业性与博物馆变革之间的缓冲,是博物馆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而理性变革的路径。

应用博物馆伦理要处理的问题有些是博物馆发展中内在发生的,如早期博物馆藏品征集的来源以及掠夺性的采集方式,早期博物馆发展与殖民主义扩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如早期博物馆的知识构建与传承,此时的知识构建多由欧洲的知识分子承担,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也带有欧洲文化传统和思维范式的烙印。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发展,公共博物馆的社会条件

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显著改变,早期博物馆实践的价值基准已不适应当代社会对博物馆职业行为所应表象的价值的要求。如早期博物馆认为知识构建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但随着博物馆知识构建能力和条件的变化,博物馆知识构建行为逐渐偏移到知识构建过程的前端,博物馆知识构建行为与社会科学力量的关系更为复杂,博物馆需要为博物馆知识构建的现代方式提供价值观的支撑,为博物馆知识构建的开放性提供行为指引。

有些应用博物馆伦理问题是当下的,即现实社会问题在博物馆职业行为中的投射。一些现实社会问题与博物馆的构成质料有关,如社会对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资源掠夺的批判,延伸到对博物馆殖民时代获得物品的合法性的讨论;又如世界范围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呼声,要求博物馆对典藏品的来源进行认真清查。一些现实社会问题与博物馆的业务内容有关,如社会包容议题,要求博物馆从业人员构成和典藏结构更为多元以反映社群构成状态,以及要求博物馆展陈反映社会非主流群体的声音[5-6]。

### 四、余论

其一,博物馆职业伦理体系包括博物馆道德、博物馆职业伦理、应用博物馆伦理等三部分内容。博物馆道德侧重于形式的博物馆行为的“美德”,博物馆职业伦理侧重于具体的操作性的博物馆职业行为应遵循的价值基准和指导原则,应用博物馆伦理侧重于博物馆行为实践时变动的内外部条件与博物馆职业伦理价值标准的缠绕与碰撞。

其二,博物馆道德与法律。道德与法律都是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和指引。博物馆道德侧重探讨博物馆从业者如何自觉实践“善”的行为,法律则明确规定“非法”行为要件以及制止和惩戒非法行为的强制手段。法律是人的行为的基本底线,破了底线就是“非法”;博物馆道德是人的行为实践的“善”,博物馆行为实践必须与时俱进,精益求精。博物馆职业伦理不得与法律抵触,守法是博物馆从业者的行为底线;实践博物馆职业伦理准则,是博物馆从业者的义务。

其三,博物馆道德与理论博物馆学。博物馆道德与理论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理性思辨,是博